

本书曾荣获第三届陈望道修辞学奖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

(修订本)

曹摇炜摇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作者简介

曹炜，笔名曲□，男，~~1957~~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昆山。~~1982~~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高校，先后获硕士（苏州大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位。曾于~~1987~~1987年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学术访问。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近现代汉语词汇、语法及修辞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缘~~多篇。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与宁宗一合作，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汉语精讲》（北京大学出版社）、《语言学概论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其中《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曾获第三届（~~1994~~1994年）陈望道修辞学奖，《现代汉语词义学》曾获江苏省第八届（~~1994~~1994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谨将此书献给我小学、中学、大学时代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师们！

第一章摇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 与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

第一节摇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①

我们传统上把文学语言分为四类：小说语言、散文语言、诗歌语言和戏剧语言。这种分类当然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直观而言，由于体裁的不同，这四种语言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就本质而言，这种分类并不是文学语言的分类，而是文学体裁的分类，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分类往往抹杀同一种体裁中文学语言的内部差异。有时这种差异很明显，而且很有规律性，但传统分类却无法把它们揭示出来。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四川籍作家艾芜和沙汀。他们的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作品在人物语言上颇为相近，而在叙述语言上却各有各的风格。这种有规律的“同中有异”，传统分类是很难把它揭示出来的，而往往笼统地给一个

^① 在本小节的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就有关问题同老友、常熟理工学院外语系主任蔡永良切磋讨论过，并吸收了他提出的一些很好的意见，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简明、生动、准确、凝练”之类的评价。尤其是当有些作品，其内部语言构成存在明显的对立、强烈的反差时，仅仅用这种方法去观察、分析它，是无济于事的。

其次，这种分类往往割裂四种体裁的文学语言的内部联系。事实上，四种体裁的文学语言没有截然的界限，往往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散文语言中蕴含诗歌语言，优美的戏剧语言是诗化的语言，诗歌中也不乏散文化的语言，小说尤其如此，既有散文、诗歌般的作者叙述语言，又有戏剧语言一般的人物对话。这种“异中有同”现象，也是传统分类所无法揭示的。

而且，由于体裁是分类的主要依据，所以传统分类重视的是文学语言所承载的文体间的一般差异，而不是文学语言本身的内部构成。这样去研究文学语言，往往浮于表层，而无法触及文学语言的本质，从而妨碍对文学语言的深层次把握。

所谓功能分类是指从文学语言的交际功能（或称“传递信息的功能”）着手对文学语言所作的分类。文学语言本质上是作家用来向读者传递信息的工具。在具体传递过程中，文学语言内部各构成成分体现了不同的功能。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把文学语言分为两大类：直接交际语和间接交际语。

直接交际语是作者直接同读者进行言语交际的话语，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叙述语言。通过它，作者给读者描绘景物，勾勒场景，叙述情节，铺陈事态，抒发感情，所以，它是作者直接向读者发出的信息编码，具有直接的交际功能。根据不同的视角，还可以分为元叙述语和次叙述语。前者指的是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即为读者设计的视角，去描述作品中的人和事物所使用的语言；



偏重人际社交，有的只是为了组合篇章。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必然也必须根据功能需要选用语言单位。作家同读者交际，所用语言不尽相同，其功能也显然有别。直接交际语与间接交际语之间的差别也许最明显。作者与读者直接对话，关系相对稳定，语言以概念功能为主。人物之间进行交际，关系复杂多变。作品中的人物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必须根据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交际需要来选择语言单位，用语言来建立、维持、发展或者破坏人际关系^①。因此，除概念功能外，间接交际语更重要的是体现社交交际功能。

其三，制约因素不同。

语言好比一个圆球，由核心和外延组成。核心是抽象的体系，外延是实在的运用。后者是前者的外化形式，受前者的支配和制约。语言使用者在掌握抽象的语言体系的前提下，创造出合乎这一体系的各种话语。文学语言是语言体系的一种外化形态，是作者在掌握体系的前提下创造的一种话语，因此必须受到特定语言体系的制约和支配。

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制约和支配言语活动的原则至少有两个方面，语法规则和语用原则。前者是语言本身的组合法则，保障发出正确的话语（选择语用原则是语用原则^②），后者涉及社会、文化、语境等交际功能因素，保障交际的得体

^① 参见 杂语规则 运用与 语用原则 (译) , 见 语用原则 与 语用原则 对 杂语规则 的 研究 , 袁晓梅 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年。

^② 参见 语用原则 与 语用原则 对 杂语规则 的 研究 , 袁晓梅 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年。



作品语言分析的文字总共只有 缘处，且三言两语，草草了事。就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应有的地位来看，文学史作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有失允当的，更何况面对的是那么一个优秀作品如林、语言大师辈出的文学时代。个中缘由，除主观上不够重视外，我们认为，文学语言传统分类的局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长期以来，文学语言研究不景气。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没有把直接交际语和间接交际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语言分开来加以考察，从而导致文学作品语言分析的含混、笼统。比如我们常常用“简洁凝练、形象生动、准确优美”等语词去评论某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殊不知这些概括主要是针对直接交际语的，而间接交际语最主要的是应该合乎人物的个性，该凝练的便凝练，不该简洁的便不简洁，不然便会导致间接交际语与作品人物的脱节。例如《红楼梦》中的间接交际语，有些简洁凝练，有些则冗长、啰嗦，可谓因人而异。若让贾政的语言形象、生动，便不再是那个“贾政”了；同样，若让刘姥姥、薛蟠等的语言优美文雅，也就不再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和薛蟠了。对于直接交际语来说，没有错误是最基本的要求，而间接交际语则未必都必须如此。在大文学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间接交际语不仅有逻辑谬误，而且还有拼写错误，对于这样的作品，考察它的文学语言，恐怕笼统不得。

有时，这种笼统还表现在对两类语言特色颇有差异的作品给予同样的评价上。例如，“唐本”对鲁迅杂感语言特色的评价是“形象、简洁、凝练、有力”（“唐本”第二册 页），对老舍《骆驼祥子》语言特色的评价是“生动、简洁、凝练、有力”



(“唐本”第二册 员肆页)。鲁迅的杂感以直接交际语为主，而老舍的小说既有直接交际语，又有间接交际语，而且均有自己的特色，如用同一种评价去评论它们，未免有些笼统。若从文学语言的两种不同功能考察鲁迅杂感和《骆驼祥子》的语言特色，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凡读过《骆驼祥子》一书的人恐怕都会记得以祥子为代表的那些车夫们质朴而又粗鲁俏皮的言谈，以及不时蹦出来的道地的“京腔土语”和行话。《骆驼祥子》中间接交际语的特点恐怕是鲁迅杂感的语言所不具备的。

另外，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小说语言分析中存在的偏废现象。我们发现不少人在评论某部作品的语言特色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品的直接交际语上，而往往对间接交际语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还是以“唐本”为例，在小说语言分析中类似的偏废现象实为不少，试举两例：

(员) 孙犁作品的语言凝练优美，刻画人物，抒情写景，十分准确细腻，而且基本上是群众化的语言。

(“唐本”第三册 猿肆页)

(圆) 柔石的《二月》，叙事抒情优美生动，语言流畅并带有诗意，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唐本”第二册 圆苑页)

例(员)是对孙犁小说作品的语言的全面评价。然而我们会发现，作者明显地偏重于孙犁小说的直接交际语，对作品间接交际语朴实、含蓄、善用反语的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揭示。同样，例



(圆) 中对柔石《二月》的评价也明显侧重于作品的直接交际语，而对作品间接交际语的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机智、典雅、含蓄的特点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从功能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语言在是否显示作家语言风格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有不同的：全部、直接显示作家语言风格的是直接交际语，而间接地、部分地体现作家语言风格的是间接交际语。

如前文所述，直接交际语是作家直接向读者传递信息的语言。在这里，作家可以在熟练掌握语言规则的前提下，根据个人的爱好、习惯，相对自由地同读者交谈，较少地考虑其他因素。而间接交际语则不同，其中固然也包含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特征，但由于受作品人物本身的牵制——或者为了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或者为了塑造人物的个性，作家只好改变自己的一些语言爱好和习惯，更多地考虑作品中人物在语言运用上的个性特征；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由两套语言规范支配所用语言的现象。所以，在间接交际语中，作家的语言个性只好退居二线，让位于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正如老舍先生所说的，他写车夫时，用的是“车夫的感觉、车夫的语言”^①。葛里高利和卡洛尔在《语言和情景》一书中指出：“话语的风格反映了每个人的经历。经历的积累就会决定一个人在说话现场的言语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话语的风格和个人方言之间找到联

^① 参见老舍：《老舍论剧》第 27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年版。



系。一个说话人的习惯用语是跟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符合的。”^① 作家为了忠实于人物，必然按照上述规律设计间接交际语。所以，间接交际语首先体现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语言风格；而作家设计间接交际语本身又受上述规律的制约，所以，间接交际语又将体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过这是间接的。比如，《红楼梦》的作者为王熙凤设计的间接交际语，直接体现的是王熙凤这个人物的语言风格，间接体现的是曹雪芹的语言风格。若过分强调作者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便会显得不那么真实可信，或者干脆成为作者的代言人、传声筒，萧伯纳的戏剧便是如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大不足便是“在描写人物心理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语言”（“唐本”，第二册第 104 页）。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内心独白，属间接交际语，而“知识分子的语言”则显然是作者自己的语言，不是作品中人物所应当使用的语言。由此可见，要从间接交际语中归纳出作家的语言风格，就得剔除那些不属于作家自己而只属于作品中人物的语言风格特征。比如，要从王熙凤的语言中归纳出曹雪芹的语言风格，就得剔除作者为这个人物形象设计的明显打上“王氏”标记的语言风格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朱栋霖先生曾在《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一书中有所论及，只是没有作为理论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他认为：由于剧中人性格、教养等的不同，“他们的语言也有不同的

^① 参见迈克尔·葛里高利、苏珊·卡洛尔著，徐家祯译：《语言和情景——语言的变体及其社会环境》第 4 页，语文出版社，1985 年版。



特色”，“在各个剧中人的语言体系中，在如此变化丰富的台词中，我们无论抽取哪一段台词；都能听出这是剧作家曹禺的戏剧语言，这是曹禺作品中的人物在说话”，“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排斥曹禺剧作的人物语言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音调，各有各的风姿，各有各的表情达意的方式”，“然而语言整体确实呈现出染有作家审美情感的个人基调，形成了鲜明的语言风格”。^①很显然，该书作者也意识到了曹禺剧作中的那些间接交际语所显示的种种风格特征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剧中使用这些间接交际语的人物所具有的语言风格，另一个方面则是作家曹禺的语言风格。而我们的结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认为，曹禺戏剧中的人物各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愫方的沉郁委婉、袁圆的单纯明快、繁漪的含毫藏锋和陈白露的酣畅犀利等等，但无论是其中哪一个人物的语言，还是这些语言的总和，均非曹禺的语言风格；而要归纳曹禺的戏剧语言风格，则需要摒弃那些明显为愫方、陈白露等人物所独有的语言风格特征，从而概括出贯穿在这些人物语言中的属于曹禺的语言风格特征。

与诗歌、散文、小说作家的语言风格相比，剧作家的语言风格较难归纳。诗歌、散文以直接交际语为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作家的语言风格特征；小说中，直接体现作家语言风格的是直接交际语，所以，小说作家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直接交际语

^① 参见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第 183-18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中，当然也不完全排斥间接交际语的作用。比如，要从《大卫·科波菲尔》中归纳狄更斯的语言风格，首先应该把握的是那种成年人口吻的直接交际语，而不是充满孩子腔调的间接交际语。

第二章 摇 《金瓶梅》 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平凡人平淡无奇的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书中没有扣人心弦的传奇式故事情节——这一点很不同于它之前的以情节取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有的尽是些“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人物语言在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了《金瓶梅》文学语言的重头戏。因此，讨论《金瓶梅》的文学语言，其人物语言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研究课题。

就小说人物语言的整体而言，我们觉得，性格化、平民化、市井气，无疑是其最显著的三大特色。

第一节 摇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在明代出现的所有用纯文言或文言夹杂白话或纯白话写就的长篇小说中，在人物语言上着力最勤、最多的恐怕要数《金瓶梅》了。

《金瓶梅》一书人物形象众多，有名有姓的加上有姓无名的或者有名无姓的，竟达五百多人。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出市井生活悲喜剧，从而展现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内心世界和鲜



明的个性特征。有姓有名、经常露脸的那些主角、大腕，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应伯爵之属，因作者着意塑造、着力摹划，固然神形酷肖，呼之欲出；就是那些姓名不全、属跑龙套的角色，如文嫂、李桂姐、王婆、薛嫂、杨姑娘之属，虽着墨不多，有的甚至偶尔露面，却也栩栩如生，挥之不去。而《金瓶梅》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得力于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性格化的语言。

一、同一个意思，不同性格的人，就有不同的语言表达

第 15 回，李瓶儿急于要进西门家，提出暂时同潘金莲同住几天的想法。西门庆回家后同吴月娘商量，招来吴月娘的反对，西门庆一时感到难以回话，便向潘金莲讨教，潘金莲是这样耳提面命的：

你今日到那里，恁对他说，你说：“我到家对五姐说来，他的楼上堆着许多药料，你这家伙去，到那里无处堆放。亦发再宽待些时，你这边房子也待盖了，撵掇匠人，早些装修油漆停当；你这边孝服也将满。那时娶你过去，却不齐备些？强似搬在五姐楼上，草不草，素不素，挤在一处甚么样子！”管情他也罢了。^①

西门庆“听言大喜”，立刻到李瓶儿家如是回话：

^① 本书引例未注明版本的均出自 1985 年版文学古籍刊行社词话本。